

# 阿爸的鹊豆架

杨才斌

打了好久的霜，雪也下了一场，阿爸的鹊豆架仍立在菜地旁。鹊豆藤很粗，紫红色的，像是一条葛。一半爬在竹架上，一半歪歪扭扭上了崖壁，攀到那棵总也长不大的冬青树上。

刨地的时候，我说，阿爸，豆秧该拔了吧？他直起腰，把手搭在肩间，仰头看悬在半空的豆蔓，“不急，不急。”他说：“你看还打着苞，说不定，还能再结一茬呢。”

鹊豆的枝茎上确实还零零碎碎挑着几颗细碎的骨朵，一些半大的豆荚像冬日早上小孩子的脸，红里透着紫。我想，再经上几场霜，这些豆荚怕都要枯萎掉的。但阿爸似乎不这么想，他望着这些叶子零落的藤，目光里仍透着柔和的神色。

鹊豆是我们一家人都爱的蔬食，或者说这是我的最爱。相比豌豆豇豆四季豆，鹊豆的口感略显粗粝，据说还有毒，但自我记事起，阿婆菜园子里的篱笆上，总趴着曲曲折折的鹊豆藤。阿婆说，鹊豆是最好养活的蔬菜，无论哪个岔儿拐角刨个坑，浇些粪水，一颗种子就能长出好大一架，碰上雨水匀，一架就能摘上几篮子。“再没比它肯结的

了！”阿婆说这话时总要唾着舌，发出啧啧的赞叹声。

鹊豆在我们东沟里其实不叫鹊豆，而叫“板板角”，“板板角”炒腊肉是阿婆的拿手菜，她总将腊肉切得“飞薄”，放热锅里狠狠地煸了，那些肥白的腊肉在锅铲上滋滋地冒油，渐渐蜷缩成一个个透明的灯盏窝，干辣椒、花椒、葱姜蒜，加上切成细丝的鹊豆一股脑倒进锅里，让裹了热油的豆角丝在锅里毕剥剥地响，倾半碗凉水焖着它。“有毒呢！会吃死人的！”阿婆总喜欢叮嘱这一句，可她时不时揭开锅盖拈出一个来尝，“嗯，还差一把火……”她嘴里咀嚼着，忍不住把沾了些许油水的手指在唇边吮了一下。“会吃死人的！”这时我常常学她说。她便笑起来，脸上的皱纹把眉眼挤得细细的。“不碍的，不碍的，毒不死我。”

阿婆去世时五十九，还不够一甲子。她死后，那片常年爬着豆藤的篱笆就布满了葎草。到了阿爸六十岁以后，他在溪谷边开辟的菜园里也种上了鹊豆。阿爸是不大喜欢吃鹊豆的，嫌它咬着费牙，而种的鹊豆似乎也知道他的心思，总把豆藤长得又粗又

长，豆荚却长着玩似的，只在枝头稀稀落落地挑上几个。

有的年份，阿爸种白鹊豆；有的年份又会种紫鹊豆。白鹊豆其实是白绿色的，它的藤也是白绿的，像青线蛇；紫鹊豆的藤则是紫红的，像鸡冠蛇。它们都密密生着掌大的叶子，秋风一起，便从叶子间伸出细细的枝干，在顶端开一簇白的或紫的骨朵，好似画上那些唐代仕女插在发髻上的长簪。

阿妈打电话给我，阿爸有时会漫不经心插上一句：“板板角开始结啦！”又说：“今年的线椒长得好好哦！”我晓得，他在等我：“爸，给我腌一坛糟豆角嘛！”我若说了，他又作出厌恶的表情讲：“有个啥吃头哦，梆梆硬，咯得牙疼！”阿妈就要骂：“砍头鬼，叫腌你就腌嘛！仟崽要吃，费你几多事咯？”阿爸就悻悻地笑，去寻那个往年腌糟豆角的陶土坛子。

糟豆角其实是阿婆留下的手艺。在我们东沟里，别人家也会做鹊豆炒腊肉或青椒炒鹊豆，但像糟豆角这种酸辣辣的下饭菜，除了阿婆和阿爸，我再没见过第三个人做。

新摘的鹊豆红辣椒洗净控干，鹊豆切丝；线椒剁细，姜末、蒜末、盐，一股脑倒进去拌匀，自家烧的杆儿酒自然少不了，舀半碗搅和在一起，酒香、姜香、蒜香、鹊豆香，让人忍不住吞口水。拌好的豆角丝塞进小口坛子，压得瓷瓷实实，揪两片鲜荷叶封了口，捂上十天半月，开坛就吃去吧，下酒又下饭。

今夏天旱，阿爸种下的鹊豆把藤牵出几丈长，晃悠悠爬上崖壁间的冬青树，到了秋后也不曾结出几个豆荚。阿爸把腌糟豆角的坛子翻出来洗了两次，又默默把它扣在墙角。在菜园锄草时，总要给鹊豆培几锄土，把豆角养得又肥又大，有拇指一般粗。到了秋末，豆藤终于吝啬地结出几个紫红的荚，阿爸取了竹夹竿，小心翼翼摘下一捧。“仟崽，”他说：“够炒盘腊肉吃的。”他不再说糟鹊豆的话，只期望霜后还能再结一茬，“加些洋芋焖锅巴饭也是不错的。”他自言自语：“明年，明年多种上两架。”他把手又搭在额上，蹙着眉仰望豆架：“你阿婆那时节，可真是种鹊豆的能手，什么年景都肯结呢……”

趁着周末，驱车去高新区的桃花源露营地。

难得的冬日暖阳，经过清晨到现在几个小时的清洗，太阳已经把浓雾，以至于天上的白云都扫刷干净了，城市、村庄、山峦、河流，眼及所见的一切沐浴在阳光下，像闲在家里久未出门的妇人，整束着装，展示着簇新的容貌。

不约而同，有一样想法的人竟然很多，营地入口的轿车排起了长龙，车只能停在离入口有一里路的地方。都是携家带口，带着野外露营装备来的。附近的农家抓住时机，在入口支起了摊位，经营起来，俨然兴起了庙会。

桃花源景区是一处综合性的旅游景区，集自然风光、文化古迹、康养旅游和农业观光于一体，离市区不远，依山傍水而建，是安康近几年兴起的一个休闲好去处。露营地是桃花源景区的一部分，在景区丘陵地带的高地上，视野开阔，可以俯瞰整个月河川道。营地道路纵横，依山势地形设计了园林、民宿，还有亭台楼阁，斑駁石墙，与自然风光巧妙结合，没有一点违和感。古树上鸡雀喳喳，月影湖水清澈见底，直下谷底的石阶小路清幽，一排悬空的车形民宿让人啧啧称奇；远处村庄依稀可见，农家别墅白墙红瓦，麦田在阳光下泛着青绿。赫然于目的既有陶渊明桃花源记的清幽宁静，又有新时代的蒸蒸日上之昭然之象。

露营地的核心区域是一个硕大的人工草坪，有百亩见方，搭建有一排露营地帐篷，一个大铁炉矗立在中央。一条小溪从草坪穿过，木栏小桥，山石犬错，一棵柳树半蔽桥面，颇有小桥流水人家的味道。这时候正是中午，太阳晒在身上暖烘烘的，草坪上全是人，满眼望去，竟是一个人的海洋。虽然人多，但又是井然有序；多是以家庭为单位，或铺上草垫席地而坐，或支上桌椅围在一起，几个大人，三两小孩，热闹嬉戏；也有相约六七朋友，租个凉篷，支上长桌，摆上一溜吃食，畅谈欢笑；还有谈情说爱的小情侣，在僻静的地方搭上自带的小帐篷，在里面说悄悄话；不少人带上了家里的小狗，这可是撒欢的好地方。在一众人之间跑来跑去，尽情嬉闹……一家人带出了老人，看样子行动不便，坐着轮椅，一大群儿孙簇拥着，好不热闹；老人的银发被暖阳染上金色，眉眼尽舒，朗笑声穿透人群，让人觉得那就是一个健硕的青年啊！

我们一家人坐在小溪旁，聊天，看人，也看景，享受着难得的周末时光。女儿小疾初愈，这暖洋洋的太阳正好助她恢复体力哩。其间，好几个熟人围坐过来，说着这难得的冬日暖阳，也感慨这多年来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，不经意间，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悄然发生着变化，很多是以前想都想不到的情景，就悄然而至了。我也感同身受，天命过后，已然拒绝了好多应酬，好多假日都徜徉于自然山水之间，享受天地间的和谐大美。

营地管理人员说，晚上这里有篝火晚会，那个巨大的铁炉就是燃烧篝火的地方。我忽然心生想象：夜幕下来，篝火熊熊，一群人围着篝火，载歌载舞，欢笑不绝；不远处的城市掌灯了，车水马龙，灯火璀璨。这时候，城市的霓虹和山野的篝火遥相呼应，相映成趣，共同奏响一曲和谐的小夜曲。

## 暖阳下的营地

李玉恒



## 瀛湖

第 1426 期

秋高愈炽 王关棣 作

## 那年初为人师

潘文进

时光如流，岁月不居，转眼之间，我从教已二十四载，一路走来，诸多记忆，如烟似雾，而初为人师的情景，似乎是刻在脑海里，历久弥新。

那年，我师范毕业，当得知被分配到了全乡最远，也最为偏僻的村小任教时，心情有些失落，毕竟走出大山，是每个山村孩子的梦想。父亲说：“我没啥文化，不懂大道理，但我知道，咱农村孩子，只有多读书才能有出息。别嫌地方偏，条件差，只要用心，哪里都能干出成绩。”父亲的安慰与鼓励，让我想起了师范时的誓言：我要做一名老师/怀揣知识的种子/带着满心期待与热忱前往/条件再苦又何妨……

那夜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自己满面春风走上讲台，孩子们齐声喊：“老师，您好！”天真的童声，如花般的孩童，淳朴的笑容，使我乐得像个孩子，教室倏忽变成了花园，到处都是簌簌花开的声音……

可现实，家离那村小，四十多里地，还不通客车。开学那天，幸好遇上为学校送书的三轮车，坐在副驾驶上，走过一段平坦的水泥路后，就沿河道旁开凿的挂壁公路开始爬坡，车身剧烈摇晃起来，我下意识牢牢抓住座椅把手，生怕一不留神，被颠出车外，掉进深不见底的悬崖。后来，我索性闭上眼，任由三轮车载着我颠簸前行。不知过了多久，车停了，到了，跳下车那一刻，悬着的心，落了地，这时，才发现手心后背全是汗。

来时，虽有心理准备，但眼前的情景，比想象还要艰苦。一栋两层土木结构教学楼，坐落小山岗上，窗户是用塑料纸糊的，风一吹呼呼啦啦直响，桌椅板凳稍稍一用力，吱吱作响。学校不通自来水，用水要到沟里挑，老师自己生火做饭，自己翻地种菜，这对刚过完学生生活的我来说，又是一个不小的挑战。

村小学生少，四个年级两个班，我包三四年级。尽管在上课的前一天晚上，我通读了教材与教学参考书，照葫芦画瓢备了课，毕竟人生第一次授课，莫名的畏惧依旧让我晚夜不能寐，思绪总牵挂着第二天要上的课，后半夜才迷迷糊糊睡着。

第二天，天刚泛白，我起床洗漱完毕，翻开备课本，按流程又过了一遍讲课内容。不一会儿，天大亮，孩子们陆续到校，我在走廊候课，听到孩子们在窃窃私语，让我如芒刺背。这时，铃声响起，我快步走进教室，扫了一眼孩子们。孩子们带着好奇与期待的目光，仰着头齐声喊：“老——师，您——好！”顷刻间，从曾经的学习者变成被仰望的师者，神圣的使命与责任涌上心头。我有点慌，拿书的手，有点颤抖，但我强作镇定，翻开课本，带着战栗的声音，开始我的讲课，不知过了多久，下课铃响了，心中悬着的巨石落了地。

人生中第一堂课，不算完美，但我不能亵渎孩子们叫我一声“老师，您好”，要把上课作为我的头等大事，我全身心专注于备课与教材教法的探索之中。虽说是小学课程，但为了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，课前我对每一篇课文，每一个知识点，进行反复研读，同时不断修改和完善教学设计。在课堂上，我竭力把知识阐述得深入浅出，力争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当堂领悟并灵活运用所学。工作之余，我又重新翻阅上师范时的书本，仔细研读那些曾经被自己忽视的内容，反复揣摩学习。这期间，《教师报》和《安康日报》成了我的精神慰藉。

学期末，全乡统考，我所带两个年级语数外六门学科成绩，均全乡领先。教育办领导看到我在教学上优秀成绩后，第二年就“奖励”我到完小任教。又在完小持续“优秀”，几年后，又被一所九年制学校“相中”。再后来，因易地搬迁，我曾任教的村小，撤并到邻村。

初为人师，有说不明道不尽的滋味，也有豁然开朗的超然，更有突出重围的自得与快慰，它像一盏明灯，照亮了我教师生涯的起点，提醒我不忘教书育人的初心使命，指引着我在教育路上砥砺前行。

陪我们喝酒  
自酿的酒烧得滚烫  
就像满屋子弥漫的亲热

这才知道嫂子  
真的是大权独揽  
二十多亩的坡地  
满院乱走的鹅鸭都归她管  
她关心新疆的天气  
牵挂不知道何方的远方  
孙女的家长会让她一脸忧愁  
她跟老师笑，小姑娘那样  
羞怯地化解尴尬  
我笑她，把鸡飞狗跳搞得井井有条  
她也笑，眼角闪过一丝泪花  
我的嫂子，多么忙碌质朴的人呐

### 山野来雪

果子离家后  
消瘦下来的林子  
抓不起村舍烟熏味和狗吠  
闲置的曲径  
成为丢弃在山岭的牵牛绳  
冬至已至，千里而归的寒流  
把身披冬霜的张富财  
吹成村口揪心的柿子树  
年，是一只不安的兔子  
那些被城市生产线组装后的亲人  
是村庄再也留不住的，山野来雪

### 团圆

陈瀚乙  
我们回到岳父母家就好像  
岳岳岳母回来了

麦香回来了，菜蔬回来了  
外孙补一句：还要加邻里的狗叫一声  
很多的鸟飞来，很多的树  
都以各自的身份回到了家

### 新年辞

杨菁  
今天，没有什么特别  
天气预报显示  
——今日晴，气温零下五度  
陕南的冬天，终究还是有了  
冬天该有的样子  
至少前段时间，有过大雪纷飞  
关键时刻，该下雪时下雪  
冬天留给冬天的  
季节留给季节的  
应该是酣畅淋漓，了无遗憾  
我唯一的遗憾是新年的钟声  
又要将我推向下一个年轮  
而我，依然停留在日历的上一页  
像是大梦了一场

### 已是大雪

蒲小茶  
山头已白  
穿厚羽绒，厚棉衣，烤柴疙瘩火  
温一壶杆杆酒，就着风吃  
有了雪，拿碗接住  
乳白色，味淡如薄冰  
腊肉，酸菜，红萝卜皮  
连带着浓郁的瓮上口音方言  
一同进入我的胃  
昨天被揉成一团丢在火炉里  
很多时候，村上确实冷  
也有时候恰恰好  
和温度无关

一场无声的告白  
雪下在朋友圈，没有一点风声

### 等

汪海玉  
回了趟乡下，父亲对我说  
苞谷收成还好  
天干，种的菜苗都干了  
等下雨了，种些白菜萝卜在等  
其实父亲大半辈子都在等  
等我长大了，就轻松了  
等我成家了，就放心了  
回城里的时候  
父亲把自己种的蔬菜瓜果  
装进我行李箱时，在等  
等下次回家的日期  
而我像离巢的候鸟  
也在等  
等下一个春暖花开时  
或是乡村苏醒  
或是有故人归来

### 新年好

杜波儿  
最后一片黄叶在寒风中飘落  
落在2024年徐徐关闭的门楣  
时光冲开一道光芒  
照亮阴霾的情绪  
雪花酝酿着一场  
飘飘洒洒的浪漫  
春天正赶来  
赴百花芬芳宴  
此刻，钟声悦耳  
快乐、祝福、期望  
平安、吉祥、健康  
相伴你我

### 旅行者

李爱霞  
枯叶，一排排荡过来  
又一排排荡过去铺满小径  
指尖的冰冷层层上溢，不要害怕  
冬阳，就要爬上对门山顶  
跃动的光线将透过脊背温暖心房  
不能停留，也无法停留  
逼仄的时间通道  
除了出发，除了明天陌生的旅途  
一个旅行者还有什么更高的追求  
迈开脚步，走向高山  
走向平原沙漠，走向大海湖泊  
在浪花旁大笑，在沙山上蹦跳  
我的足印并排在明亮的路途  
任凭它下雨落雪  
任凭它狂野的风来来回回地刮

### 多么质朴的人呐

屈轩  
我在门口扯着嗓子呼喊主人  
嫂子回应着翘起脚回家  
这是我的嫂子  
妈妈娘家侄子的媳妇  
忽然出现在我面前  
头发挂着汗珠  
手上沾满泥巴  
她笑得那么真诚  
像坎边灿烂的葵花  
钻出庄家地的嫂子  
像一只热情的蚂蚱  
她张罗好一桌饭菜  
坐下来，挽起散乱的头发放

## 一粒贡米

王典根

一粒贡米，守望着南山。南山那片稻田沉甸甸地在我心间，那是一粒贡米的永恒神态，是一片稻田的鲜香韵味。

曾在恒口示范区驻村帮扶中，踏访安康西市的梅子铺，对稻米文化馆印象尤深，看着父老乡亲耕种、制作、品尝舌尖美食，用稻梦时光承载着贡米重生，堪称“溪映明月·南山云见”文旅示范片区的“村博”。

稻米文化馆恰似一个大大的粮仓，由古老农房改造而成，坐落于稻田里，把稻米文化、生态农业、和美乡愁联系得紧密有趣。寻常的民居建筑，从外墙到屋内使用稻草、谷粒、米粒元素，没有豪华的装修，没有“声光电”的陪衬，房屋朴素，简洁陈列着在老百姓耕种稻田的朝夕夕夕。

稻米文化馆的版图上，满是米的子民，最先看见《西域英雄传》的作者李茂询题写的墨宝，正门对联是“夹岸清溪稻花香，携景双梁袁庄美”。在“回”字形展厅里，我边走边听段相龙的讲解：“早在二万年前，华夏先民开始种植稻谷等农作物，从刀耕火种到精耕细作，创造了耕作习俗、农谚民谣、节日祭祀、民间传说、饮食文化、民间艺术等丰富的稻作文化”。我们小时候常听老人讲“四体不勤，五谷不分”，“谷”是指有壳的粮食，大米是“五谷之首”，种类繁多，可做各种模样美食。

相传恒口历代都是皇家贡米主产区。明嘉靖年间，金州官员带着大米前去朝拜，皇宫里吃后赞不绝口，明世宗为褒奖地方官民，免除恒口等三州县赋税，恒口贡米从此揭开历史新篇章。稻谷从史前的野生转化栽培，先秦的火耕水稻，汉魏的直播稻，唐宋的精耕细作、明清的三熟制，再到近现代的品种改良，让大家充分了解了水稻从野生到栽培，从直接播种到秧苗移植的过程，深切体会古代先民在稻谷种植上的智慧，也惊叹于如今农学的飞速发展。

我在贡米展示区感受“一粒米，一滴汗，粒粒粮食汗珠”的艰辛，目睹着水稻历经播种育秧、成长分蘖、孕穗开花、稻田管理、丰收在望、颗粒归仓直至加工成米饭及其他米制品的全过程，不由得起李绅名句“春种一粒粟，秋收万颗子”，深深体会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，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”。那是馆藏着观光旅游、休闲养生的梦想，用一颗颗稻种承载着千年农耕的年华，用一粒粒大米见证着果实沉甸甸的乡土基业。我站在面积不大的稻梦时光研学基地里，目光越过孝义文化长廊，可见房前屋后都是一块块风格各异的田园风光，掩映在稻浪之中，惹得游人纷纷拍照留念。

每一件搜集而来的扁担、箩筐、麻绳、碾盘、石磨、稻禾、蓑衣等老物件，似在重温贡米往事。小孩操作绳索打结，大人体验扁担搬运，全面认知古老农具的发展由来和运用原理。还有一台水磨静静伫立，手摸粗碾杠把手，似有父辈手温犹存。我想象着古代，一群穿蓑衣草鞋的乡村汉子，不停往水磨中加水，用双手使劲推着木杠杆。

稻田有梦想，乡村有力量。这里没有专职“讲解员”，给游客做介绍的是本村干部，或是返乡青年。那天，有一群游客来到稻米文化馆里参观，当地“孩子王”程家瑞正在附近吃饭聊天，见有客人来，他撂下饭碗，急忙迎上前去。程家瑞告诉记者，他们村地处月河盆地，不仅拥有1200亩的丰腴田园，400亩集体林地的环绕拥抱，而且孕育出“盖盖五谷”的宫廷“贡米”。说这些时，他微笑着露出白牙齿。当好乡村田园讲解员，不仅是我一直想要实现的理想，更寄托了我对田园稻香的热爱，我希望把稻米文化传播到每一个角落。

还有“音画师”芳芳老师，用彩笔绘制自然画卷，就像南沟河老水渠静静守护着月河盆地；“手工达人”龙秋是当地守艺人，借匠匠心润童心，寓教于乐；“逍遥侠”小欧老师，善于通过故事启发孩童大脑，传播耕读中蕴含的哲理；“器械达人”凯凯是一名返乡青年，留恋月河川道热土，引领孩童闻稻香而舞蹈。

贡米因恒口而响亮，恒口因贡米而驰名。如今，恒口稻农在稻田公园里，看着一台台收割机在田野间欢快地奔忙，收割、脱粒、卸仓、装车、运输实现“一体化”服务，金黄农田里传来爽朗的笑声。